

新主人还留着三毛与荷西玩过的棋盘 ④

名人传奇



陆浩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神秘死亡,她的死因一直是谜。当时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才子陆浩平作为三毛最亲密的人,躲开了一切媒体的追访,奔赴英国留学。在旅途中陆浩平意外发现三毛生前送给他的书中的信笺——这是三毛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

上期回顾

看完三毛的信后,我决定到三毛生活过的沙漠去看看,于是我先来到埃拉契迪的沙漠城堡,接着又去了非洲加纳利群岛,在加纳利,我见到了三毛在荷西死后在加纳利最亲的人——张清渠一家。

前世的乡愁

到访加纳利的日子,“中国饭店”张清渠一家人待我如待三毛,他们让我满足三毛当年未履行的约定——到张伯伯的饭店吃饭就要尽兴开怀,一定要“把冰淇淋当饭吃、拿鱼翅当面条嚼”。同时也在他们热心安排下,我们联络上三毛当年离开加纳利时买其房子的那家西班牙人——原来是一对中产阶级的小夫妇JuanManuel和Mridgalia。

进了小巷Zorrilla,我们四人都非常惊讶男主人Juan正在21号的门口等我们。手中牵的是谁呢?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记得三毛说,当年是卖给一对新婚的小夫妻,他们没什么钱,因此才卖560万西币,折合当时台币160万而已。他曾任小学老师的太太也出来迎接了。我终于开始相信这个西班牙的四口之家,包括他们正在上托儿所的儿子,都一直活在三毛遗爱的天地里。

那不是“卖主与买主”的关系,而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他们从张家人的口中得知三毛在几个月前自缢身亡,从台湾来了一位陌生人想看看她的老房子,于是男主人立刻向上班的电信局调班请假在家里等。

“这整组沙发是Echo(三毛)的,这张快乐摇摇椅是Echo的,这张我们小妹睡的床也是Echo的……我的两个小宝宝一男一女都在我们搬入这栋房子之后陆续出生……”

沧海桑田——这对30岁出头的小夫妻,在约10年前住进无处不是三毛影子的宅院,多年来一儿一女陆续诞生,让案头上的全家福照片充满着天伦之乐。

三毛把房子卖给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不但一样保留了当年三毛初寡失眠眺望海中渔帆的那一扇大玻

璃窗,也没有砍掉院子里被三毛称为密密黄花“相思树”的Mimosa(撒娇树),更可贵的是在同一个曾经“梦”碎的屋里,他们圆了一个三毛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天伦“梦”。

或许这个“梦”对许多女人来说是再平凡简单不过了——与一个自己又爱、又烦的男人过一辈子,天天都是柴米油盐什么的,帮他生一窝调皮捣蛋的孩子,吵吵闹闹也恩恩爱爱,一起变老、变肥、变丑,如此快乐平庸过完一生。

三毛选择卖屋的对象的确不以“钱”作标准,惟一在意的重点只是买主必须是个真正“爱”这个房子,又能够为这栋房子带来活力、爱心与幸福的人吧!三毛知道自己是做不到了……

不一会儿男主人搬出了三毛留在屋里的“孔子棋盘”,竟然还附有荷西所批注的游戏规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荷西的亲笔字,连忙拜托南施帮我翻译上面的西班牙文:

“……弹珠全部拿出后,你就完成最后的宾果(Bingo),可以到冰箱喝一大杯冰水。若再赢,就再去喝上一大杯冰水……恭喜!”

荷西的字句俏皮极了,在恭贺别人完成“宾果”的同时,不忘像孩子般充满一种鲜明的活力。原来,荷西也是一只善解人意的“小熊”耶!难怪他们夫妻俩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朋友,也彼此凝聚了一份好像空气、看似平淡却又无所不在的爱。

三毛过世后,似乎人们总爱围绕着她的情感、生死非议或真伪八卦打转,却越来越疏离她曾用生花妙笔为亿万读者所轻启的那片开阔的人文世界,尤其是在那个当年仍属于十分封闭匮乏的年代。

后记的眼泪

就在我即将从加纳利搭机返回

马德里本土的晚上,我又见到了三毛当年的老邻居——摩岱斯德(Modesto)与甘蒂达(Candida)夫妇。他们和三毛年岁相仿,曾经在三毛居住的那条大街上,一个住1号、一个住3号,天井对天井,两人常隔着矮墙聊天成了好朋友。

甘蒂达夫妇回忆三毛爸妈来加纳利的时候,由于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会来家中探望二老,因此荷西曾经逗趣地靠在隔墙的篱笆上对他们说,自己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每天见一大堆不认识的中国人,口中讲一大堆听不懂的中国话,真好玩。谁知道才几天之后,荷西就死在海里,去了另一个仙境。他们陪三毛上过荷西位于拉芭玛岛上的坟,也知道西班牙政府每个月给三毛的寡妇抚恤金,已累积到一百多万西币仍在银行。无法相信在台湾怎么竟有人说根本没有“荷西”这个人……

由于他们的儿子略通英文,一路上我们仍然能沟通,但是最令我沉思的一段话还是由南施在饭店里为我翻译的:“我们所认识的Echo,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作家。Echo只是我们小区里一个平凡的主妇、平凡的邻居,但是她的友善、热忱与慷慨,让我们没有国籍之分成为了好朋友。Echo是一个真正难得的朋友!”

躺在加纳利圣十字市(SantaCruz)附近的人造海滩上,我仿佛回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里。三毛曾幻想这里就是由六个女侍埋藏金苹果的仙岛,我却在现实中得知此刻沾在我身上的黄沙全是从撒哈拉大沙漠搬来的人造海滩工程。

在这片无垠沙地上我重看了一次《哭泣的骆驼》,这是三毛生前告诉我她最爱自己写的一本书,泪也像沙河一样流满了面颊。我们不该对任何一个人给予冷酷又武断的主观绝

对评价,更何况三毛确实是个生世传奇坎坷的女人。

从1991年一直到2007年,整整16年间我从英国多次随性前往西班牙和加纳利,也再度拜访了三毛的西班牙邻居甘蒂达一家人,以及那对住在三毛故宅里的小夫妻家庭。他们说,几年前有一个人在我之后也来加纳利采访,但是问的问题都很奇怪,好像一直想把他们引导到揭开三毛不好的一面,或是三毛与荷西感情不睦的方向去讨论。他们都说那人答应要在出版后把书寄到岛上给他们看的,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刚巧我带了一本,于是交由那几位被访问过的当事人一一传阅。这一看不得了,每个人都是怒不可遏,因为刊载内容与事实真相、访问经过多处严重不符。连南施把内容翻译成西班牙文念给甘蒂达听,她都大呼离谱,气到直说早知道就不请那个人进她家喝咖啡了。

气归气,谈到了大家共同的老友三毛又是一团和气,我们一起走到隔着三毛故宅的矮墙边,坐在甘蒂达的爱巢——也南地北由加纳利神秘古文明的遗址文物壁画,聊到现代艺术文学的创作,即使头顶的苍穹已经由白天变成了黑夜也一点都不觉得累。这一刻我发现自己仿佛变成了三毛,星空下正延续着甘蒂达跟她曾经同样对坐聊天的话题。对于单纯思念一位故友而言,这真是一种奇妙而美好的感觉!

我终于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在多次进行的加纳利之旅中,三毛仿佛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她看我在代替一个“老朋友”探望她每一个还在岛上的“老朋友”,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

探访过一位已逝老友的旧宅,我对人性的光辉充满了信念。

麦草得知杨寿山下身根本没受伤 ⑧

热门影视



高满堂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九四八年春天,解放军山东连连长尚铁龙率部攻打鞍山,与国民党守敌连长杨寿山僵持。双方在临时谈判过程中,尚铁龙被人打了黑枪,他误以为开枪的是杨寿山,倒下时回身反击,子弹打中了杨寿山的命根子。麦草接到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领着儿子到鞍山寻找丈夫的遗体,从而认识了杨寿山。杨寿山对她的生活、工作百般照顾,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尚铁龙返回鞍钢担任分厂厂长,走马上任那天正赶上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三人纠缠一生的感情便由此展开……

上期回顾

杨寿山厂里的技术革新也成功了,尚铁龙得悉后心里不是滋味。没多久,鞍钢要派人到苏联学习,但要先学俄语。尚铁龙俄语没有杨寿山好,考试时,麦草把一本俄语书紧贴在窗玻璃上给他看。

杨寿山被谢廖沙请进办公室。谢廖沙问:“有同志向我揭发,昨天考试,有个叫麦草的女同志,隔着窗子帮尚铁龙作弊,揭发的人说,你是目击者。”杨寿山一瞪眼:“胡说,我只顾忙着答卷,什么也没看到。”

谢廖沙严肃地说:“杨师傅,你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欺骗你们的国家,你知道一个人到苏联学习的费用有多少吗?”杨寿山很坚定地说:“别跟我说这些,我的确没看见他们作弊。麦草是我老婆不假,她也没跟我说有这件事,等我回去好好问问她。”

尚铁龙站在何经理面前,讲考试的事:“考试嘛,我的确有点犯愁,怕考不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何经理十分严肃:“这件事影响很恶劣,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给你严重警告处分!”尚铁龙一愣,忙又说:“是是是,我愿意接受处分。”他得到允许,转身要走,又扭回头问:“哎,何经理,我就奇怪了,是谁嘴这么长?把这件事捅出来了?是杨寿山吧?”

何经理正色道:“考试作弊,谁都有责任向上级报告。你不要问是谁,更不能打击报复,否则会有更严厉的处分等着你!”尚铁龙苦笑:“我知道,人家都是对事业负责,也是为我好,我怎么会香臭不知呢?”

尚铁龙在家里喝闷酒,金虎在旁边吃饭。尚铁龙喝醉了,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越骂声音越高:“就是你告了老子的刁状,等我有空了,非要查查你的老底儿不可!你干过蓝衣社,干过军统,告密,陷害忠良,都是你们特务的拿手好戏,我早晚要亲手宰了你!等我喝完酒,把菜刀磨得飞快的快,咔嚓!”

金虎听到这儿,扔了筷子,一阵风跑出门,气喘吁吁地撞开杨寿山家的门:“爸,不好了,我爹要把菜刀磨得飞快的快,咔嚓,亲手宰了你!”麦草忙问:“慢点说,这是为什么?”金虎说:

“我爹说了,是你告了他的刁状,说你是军统特务,就会告密,陷害忠良!”

杨寿山气得发疯,突然掀翻桌子大骂:“尚铁龙,你狗咬吕洞宾,你是个疯狗!金虎,你叫他过来!他有菜刀,我有铁棍,今天和他大战三百回合!”金虎蹿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递给杨寿山。杨寿山把菜刀一扔:“我什么武器也不用,来个空手夺刀!我倒要见识见识,他这大嘴蛤蟆能挤多少脓水!”说着推开门,一下愣住了。

尚铁龙夹着书本,叼着烟袋锅子,戴着老花镜,向他鞠了一躬:“杨老师,学生尚铁龙向您请教来了。”杨寿山尴尬地站着不说话。尚铁龙很是恭敬:“杨老师,咱们是在您府上设馆,还是到寒舍开讲啊?”

杨寿山有点无措:“啊,啊,你既然来了,就不换地方了,坐下吧。”尚铁龙一本正经:“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坐下,“杨老师,请讲。”

杨寿山只好认真对待:“这学俄语,首先得过发音关,你的发音不行。嘞……就这个嘞,你得把舌头勒起来,你听我,嘞……你嘞个给我听听。”尚铁龙舌头老硬:“乐……”嘞不出效果。麦草帮腔:“铁龙,你得嘞……不能乐,你看,我都会了,嘞……”金虎逞能:“我也会了,嘞……”门儿显摆:“我也会,嘞……”屋子里“嘞”声一片。

尚铁龙又挑衅起来:“你能不能教我两句俄语骂人的话?比方,狗日的,俄语怎么说?”杨寿山把课本一扔:“你这是求教吗?纯粹是找事,不教了!”

尚铁龙给他上大门香烟:“杨老师,别生气,我就是好奇,抽根烟,消消气。杨老师,我一定要到苏联学习,你没我在身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麦草看着这两个活宝,扑哧一声笑了。尚铁龙严肃地说:“马达姆,你笑什么?我和达瓦里什正在学习!”……

下班了,尚铁龙站在厂门口,他

见杨寿山出来,忙迎上去拽着他到小饭店喝酒。尚铁龙举起酒杯:“老杨,这杯酒我敬你,祝贺你就要到苏联学习了。前一段时间,那件事我误会你了,没想到你非常够意思。”杨寿山笑:“我根本就沒往心里去。”“那就好,你心眼比我宽。”

杨寿山趁机说起别的事:“老尚,有句话我早该说,今天是个机会,能不能听我说说?”“什么话,尽管说。”杨寿山说出真心话:“命运把我们俩分到两个阵营对垒,又把把我们捏到了一起,更是给我们开了个玩笑,让我们的婚姻阴差阳错,我心里一直不安,就觉得对不起你。”尚铁龙也说实话:“这件事,不全都怨你,都是命,我认了。”

杨寿山一咬牙说出要害:“我不能这么不安一辈子,打算和她离了。说句实话,麦草对我没挑的,可是你成天在她眼前晃,她不可能不念旧情,你俩能不能再走到一块去?”

话没说完,尚铁龙一个耳光差点把杨寿山抽到桌子底下,骂道:“混账王八蛋,我撕了你这张臭嘴!”起身走了。杨寿山抹抹脸:“这酒菜可不能浪费了。”竟独斟独酌起来。

大年初一的早晨,大院里家家户户放鞭炮。尚铁龙下了楼,和大伙一起互道过年好,然后给麦草拜年。麦草望着他:“还没吃吧?就在那里吃饺子。”“不了,今天厂里还有坚守岗位,我得看看去。”尚铁龙说罢,抽身走去。工厂各车间都在争取新的一年有个新气象,尚铁龙忙得整天不离开车间。

公司派到苏联学习的六百名技工回来了,披红挂彩的汽车鱼贯进厂。杨寿山站在汽车上,不停地向尚铁龙挥着手。尚铁龙看着杨寿山,努力地笑着,摆了摆手。黄昏时分,杨寿山请邻居们到家里吃饭,满桌的饭菜。麦草脸上满是笑意,和赵金凤、乐天婶穿梭似的上菜。杨寿山给每个人

送小礼物,惟独没有尚铁龙的份儿。

他满面春风:“我们是在苏联第一炼钢厂学习的,这个炼钢厂有个全苏功勋炼钢工人,叫基里扬诺夫,尚厂长,人家爱谁,听说你搞出快速炼钢法,要来鞍钢找你挑战。你看行吗?要是心里没底儿,早说话,随便找个理由就行。”尚铁龙一拍桌子:“有什么了不起?你告诉他,我接受挑战!”

大伙酒足饭饱后散去,麦草收拾桌子。杨寿山看着麦草,沉默片刻后问:“麦草,以前对你说的,你没再考虑考虑?我仔细想了,咱们三个这种关系不正常,要想办法正常起来,这里的关键是你,你说你决定了!”麦草抬起头:“你说完了?想听我回答?”“就等你一句话。”

麦草胸部急剧地起伏:“那好,我现在就回答你!”说罢,猛地抽了杨寿山一个耳光,“杨寿山,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什么下身坏了,什么成了烂茄子,我打听过看澡堂子的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你是受伤了,可没伤到命根子!”

杨寿山辩白着:“我承认,我说谎了,就是因为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下,我不能让他折磨下去了!”麦草号啕起来:“你们都被折磨了,我呢?我心里的苦对谁说去?你们都是自私自利的臭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给我滚,滚回你的小仓房,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们的两张苦瓜脸!”

尚铁龙在办公室啃着馒头看图纸,杨寿山提着一包东西走进屋子:“尚厂长,我给你捎了一件苏联皮夹克,还有这瓶头油,昨天守着大伙没好意思拿出来,怕你打了我的脸。”尚铁龙冷笑:“我不至于做出那样的蠢事,放那儿吧。”抽出一支烟扔给杨寿山。

杨寿山问:“怎么样?基里扬诺夫的挑战你应下了?”“没说的。”“行,你是代表鞍钢迎接挑战,到时候我不会袖手旁观。”